

# 評論

(好爛的《好郁》)

## 好爛的《好郁》

游靜

談論自己的電影非常困難。某某寫了一部長篇小說，總不能也用一樣的篇幅再去寫過寫這本小說要說什麼吧，所有要說的應都在小說內。都在電影中。你為什麼不自己去看，用你的方式。我已經這樣辛苦拍了電影，你還連看、看完又或者想一下的能耐都沒有，要我一句句「解釋」給你聽，這樣不是有點太懶了吧。如果我可以以外於小說，外於電影的形式來講，一開始我才不會這樣勞神傷財攪一部電影了吧。

但你還是有興趣看作者寫自己的電影。我也是。我也是一名同時喜歡看電影，看完或者會去想一下，又同時喜歡看作者寫電影的觀眾。作者與電影的關係、對電影的看法與感覺總跟觀眾有出入吧。但我喜歡看到其他人講其他人或者我的電影，而不喜歡看我講我的電影。還有什麼好講的？不是都講了嗎。你為什麼沒聽到？

做獨立電影。筋疲力盡。把生命大量虛擲，大部份的生命並不反映在完成的作品中，因為有太多限制。我不可以告訴你這種疲倦及虛耗，你不會明白。電影不像小說，極大程度受作者操控。電影剛相反，它極大部份不受作者操控。作者要每分鐘跟電影本身大門法才能取得一丁點的主權。電影體現作者大概十分一的主體性吧，其餘都是錢與運氣。

每一個地方虛耗的不一樣。看台灣新新電影，看侯楊及其他的徒子徒孫，總不禁覺得唉這麼充沛的資源。長短片、輔導金、公視、優良劇本獎、上片及發行補助、送國外影展補助；每個市政府有各自的獎金。眼紅人家是因為自己地方藝術文化的資助制度扭曲又寒酸。為什麼人家的制度懂得辨別質素的優劣，而我們的只懂支持最平庸的，最幼嫩的？是最平庸最幼嫩的作品作者最不得罪人嗎？是最平庸的東西最無傷大雅、出得廳堂入得廚房嗎？

對於許多人來說，資源是一種投資，使電影可以更賺。對於我來說，資源決定電影的質素。如果《好郁》不是無法給大部份員工薪酬，不是無法付錢給所有公營及私營企業只好偷拍，不是付不到錢給黑社會而一邊拍一邊被恐嚇勒索，不是無法付錢做電腦特技，不是為了省錢而要偷偷摸摸的做一天半天的字幕，《好郁》會是一部完全不一樣的電影。

〔好爛的《好郁》〕

於我來說，《好郁》是一部非常難看的電影，差不多每一場，都可以更好。但當人家用四百萬叫低成本，而我用三十多萬拍完一部電影時我好慶幸它完成了，而我仍活著。在完成的過程中，極度絕望時我會想，實在只能如此了，可惜這麼爛，但只能如此。否則可以怎樣呢。下一步況且是懸崖，我跳下去大家又不見得有什麼損失，電影少一部多一部又怎樣，還是捱下去吧。

在創作的過程中，我不知《好郁》與我的關係是什麼。通常我不問這樣的問題，創作於我是一種自我教育的過程。透過《好郁》的製作，我更明白像 Zero、陳國產、Nicole、Wella（性工作者）、產母、地產經紀馮生這樣的人，她／他們的存在。我雖然沒有一開始便決定她／他們怎樣怎樣，她／他們隨《好郁》的發展而逐漸發展出來。每一個角色有自己的可能與限制、自己的規律，她／他們不是我。我透過這些角色的發展更瞭解我身邊的人與事，可能是大家樂的收銀員，我經常遇上又一生只遇一次的的士司機。透過認識人，我希望更認識自己，因為所有人，原來真的如此相似。如果人不相似，就沒人看電影了。但如果所有人都相似，就沒人拍電影了。

我的第一部「大」電影，總希望是一部類似《亂世佳人》一樣的愛情故事。但香港沒大時代，連九七都成了一個反高潮。明明寫愛與親蜜，但愛與親蜜為什麼這麼難？於是它不得不也是一個關於科技、溝通、貧窮；關於速度與空間的故事，換句話說，一個關於香港的故事。這故事內沒槍戰、沒張曼玉梁朝偉、沒警匪追逐、沒兩秒鐘一個 shot、沒淺紫色的感傷，也不完全是中國新電影手持攝影和紀錄片式的寫實主義，這一部據說不像香港電影又不像中國電影的東西，我希望它是一個怪胎。生下來，而且永無休止地哭與怪叫，就完成了它的使命。

游 靜 任教理工大學，詩人、導演、  
電影《好郁》在歐洲多個電影節獲獎。